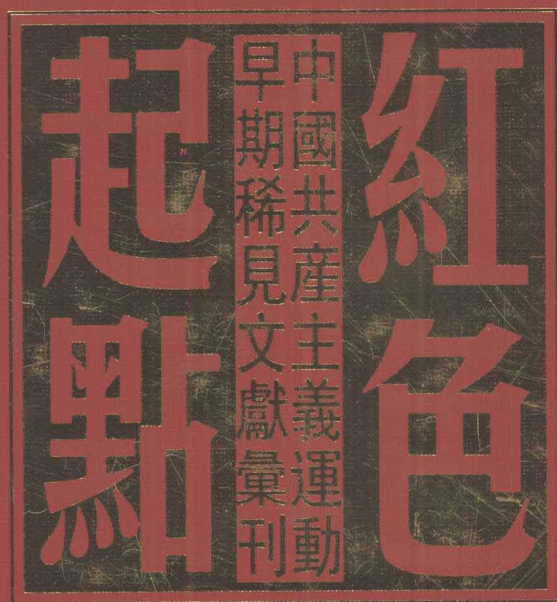




❖ 14 ❖

《每周評論》
《星期評論》
《湘江評論》

中西書局



❧ 14 ❧

《每周評論》

《星期評論》

《湘江評論》

中西書局

目錄

《每周評論》

第一至十號 1

第十一至二十號 43

第二十一至三十號 83

第三十一至三十七號 123

特別附錄一至三號 149

《星期評論》

第一至十八號 161

紀念號 235

第十九至三十號 255

第三十一號（新年號） 303

第三十二至四十七號 327

第四十八號（勞動紀念號） 407

第四十九至五十三號 447

《湘江評論》

第一號 467

第二號 471

第三號 475

第四號 479

增刊第一號 483

每週評論

(第一號至第三十七號合訂本)

影印者說明

“每週評論”是五四運動前後進步的政治刊物，創刊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北洋軍閥政府封禁，共出三十七期。其中最後一期是被封禁以後找出來的，只剩下第一版。

“每週評論”影印本的發行範圍限於預約者。

人民出版社影印 新華書店發行

本冊定價四萬八千元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印刷

印數：1—2460冊

▲和平會議的阻礙

自從段祺瑞去年而電宣布以北洋派統一中國而後北系的將軍們就聯袂一氣這回到京又有戊午同袍社之組織後此因爲名目不大特別又改用參戰同志社推段氏爲首領他們有這種團體所以處理國事就同他們處理家事一樣旁人是不能過問的這種行爲就這道位無所不至的徐世昌先生也看不過去所以對於主戰派和野心家的武人要求派員參預南北議和的事大不爲然當時和談能調定兩辦法(一)由內閣發出通電禁止武人干涉和議(二)由徐氏用個人名義暗地的奉勸各督軍不要發難論各項議和的條件皆歸兩方的代表詳細討論所以這幾日纔稍稍的覺得和平些

社論

▲國際社會之改造

若愚

國際社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這個名詞我本來不願意用的因爲我主張永遠的和平是要打破國界的連國界都沒有還有甚麼國際呢不過現在在無有適當名詞只好權且借用

這回世界大戰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錢總算是亘古未有的了現在仗已打完了和平會議亦快開了甚麼亞爾薩斯羅連復歸法國意大利國境的改正比利時和的恢復列德蘭殖民地的處分都是這一同議和的問題但是這是一種打敗仗的倒籌打勝仗的占便宜的事情無論在那一世紀都有若是戰爭的價值僅僅如此我就要爲那戰死的人民用去的金錢呼冤這回戰爭的結果有兩樣差強人意的地方第一就是那俄德革命社會黨雖然離起第二就是那國際大同盟 The League For Peace 將要成立這兩件事總算是在那進化的軌道上行走亦就是這回大戰的價值我們是應該尊重寶貴的但是這俄德境內的社會主義何時纔可以收功這是我們人類關懷

的程度如何此時尚無把握這國際大同盟能否成立也是大大的一個疑問我今天要研究的就是國際大同盟能否成立與那成立後能否維持和平

海洋自由問題在十七世紀起首的時候就有一位格羅格羅氏提倡這回歐洲通商總統亦把他列在和平議案裏頭而且要親自到歐洲解釋這個問題但是英國海軍協會已有反對的決議他說「海權是英國的長城無論如何是不能拋棄的將來如有戰爭欲使母國與殖民地互相聯絡謀海上的安全這優越的海上權無論如何是要保留的」可見這回大戰剛完二次大戰的預約券他們已經訂購了還有這人種問題日本亦要提出據紐約威爾遜報評論此事說「美國如其取銷人種區別的偏見國內必釀出糾紛英國的困難情形亦與美國一樣故和平會議的時候英美二國必力避這個問題的解決」如這個問題不解決英國間的危機早晚都可以爆發的這樣看起來這國界人種的偏見是永遠與和平反對的我所說的國際社會改造是要破除國界人種偏見的

日本浮田和良做了一篇新亞細亞主義登在太陽雜誌上他說這國際大同盟是一時不能成立的所以在歐洲宜由英法德奧伊聯合起來在美洲以美國爲中心將南北美聯合起來在亞洲以中日協約爲基礎將亞洲各國聯合起來各自成立一種平和的協同將來由歐亞三洲協同漸漸進而爲世界大同盟他的意思是要日本來代表亞細亞所以叫做新亞細亞主義但是他的新亞細亞主義第一個原則便是維持現狀他也不知道這個現狀有對之滿足的有對之不滿足的他的意思只要維持和平雖稍稍違反正義也是可以的我讀了這一篇文章算了一算亞洲全洲人口約有八億五千萬日本人口約五千萬不過占亞洲人口十七分之一日本對於亞洲現狀自然是滿足的但是

其餘十六個五千萬人對於現狀如不滿足亦合該永世經抬頭的日子了要是這十六個五千萬人中有幾位要滿足他的生存慾望恐怕這和平二字又靠靠不住了所以我主張的國際社會改造是要打破現狀的

每次國際戰爭都是幾個野心政府惹出來的那野心政府的背後就是那些政治家資本家軍閥貴族在那裏慫恿戰爭上的戰爭剛打完甚麼經濟戰爭又要開始我每次聽見戰後戰 Var after the War 三字我的腦皮都痛了無論戰敗戰勝享福的總是貴族吃虧的總是平民所以這資本家軍閥貴族的好惡不是我們平民的好惡但是現在政府的背後既是那些與平民不相干的人將來由這種政府代表的國家所組織的國際大同盟一定是不可信賴的我老實告訴你你看見那貴族臉上帶有幾分笑容的時候你還可以過幾天奴隸的安靜日子要是那貴族面上有些怒容你又該快搬遷你的父母妻子替他們到戰場上拚命去了所以我主張的國際社會改造是以平民的自治團體爲根據的若是由着各國政府辦這國際大同盟的事恐怕是狗嘴裏掏不出象牙來

我的主張既是要打破國界人種的現狀掃除那資本家軍閥貴族的威權實與現在所說的國際大同盟有許多根本不同的地方我所說的國際社會是由各地地方自治團體聯合起來的譬如在直隸省的地方組織一個直隸自治團體這個自治團體係由我們工人自相聯絡組織起來的所有經濟上一切支配皆由我們自行組織各處所能各取所需毫不假手於詐欺欺財的資本家與那萬惡滔天的政府我所說的工人不啻他是用體力的用體力的或是直接有益於人的或是間接有益於人的只要他在这直隸境內工作不同他是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朝鮮人都算是直隸自治團體的一員那種分利而不

生利的人不啻他是父母妻子我們都是要排斥的(指着有能力的說)

如照我的主張這國際間的猜疑與野心都可以消滅了甚麼國際法國際法都可以廢止了這社會上不平等的制度都可以推翻了甚麼兵工廠法律館都可以閉門了在中國至少有三萬萬個飯桶要改職業了(如官吏議員軍士僧道士等)

有人說這自治團體組織的國際社會無論如何是不能實現的因爲一談到國際間的事情就不免含有許多縱橫捭闔的性質這句語可是大大的錯誤了從前也有許多國際組織實與我們人民有直接間接利益的亦沒有甚麼縱橫捭闔性質如(一)萬國電信同盟(二)八百六十五年(三)萬國郵便同盟(四)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五)度衡同盟(六)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七)文學美術保護同盟(八)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九)國際土地測量同盟(其目的專從純粹之學問上觀察)(一)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二)奴隸廢止同盟(三)一千八百九十年(四)七條道貨錢交通同盟(五)一千八百九十年(六)工業保護同盟(七)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八)貨幣同盟(九)爲羅倫貨幣同盟(一)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二)爲斯勒得拉維亞貨幣同盟(三)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四)都是這一類

如今再說那萬惡政府所組織的萬國和平會議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第一次的萬國和平會議係由全俄皇帝尼古拉二世的提議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五月十八日開會於海牙的普那皇宮議決了多少國際紛爭和平解決的條約但是不到五年這位發起和平會議的俄國大皇帝已與那會派員赴會(日本所派駐俄公使乃將林君)的日本打起仗來了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係由北美合衆國總統的提議一千九百零七年六月十五日開會於海牙威

最近五年間，全世界殺人如麻，流血成河。英國法國德國與國大小，十餘個國家，數千萬兵卒，你砍我的肉，我碎你的腦，到底還是爲着什麼？豈不是和（兩個）人爭一口飯吃？同一樣的道理麼？

再回頭來看看我們國內，段祺瑞先生是我的同胞，孫文先生也是我的同胞，在北洋當兵的是我的同胞，在廣東廣西當兵的也是我的同胞，誰都是爹爹媽媽的兒子，誰都是有良心有血肉的人，這兩年來你砍我的肉，我碎你的腦，到底還是爲着什麼？要說是兩個人爭一口飯吃，我再說句老話，大家少吃半口，大家都吃一飽，豈不人人各得其所欲麼？

『有飯大家吃』這句話說的人很多。前年黎元洪先生說過一遍，許多人聽了，稱頌他老先生畢竟不錯，不愧稱爲善人。

說到這裡，我發起愁來。我國家的大總統總理總長督軍以及諸位偉人先生，若一朝明白，都說有飯大家吃，你也可憐我，我也可憐你，好事誠然是好事，只是你一口，我一口，吃光了豈不個個都要餓死？諸君！『有飯大家吃』本來是句好話，但是只曉得這一句，還不能解決我們人生的問題。解決我們人生的問題，有一句最要緊的話，便是『有工大家做』，再補上兩句便是：

『有工大家做，做了工的人請來吃飯。不做工而硬要吃飯的人，我不管他是誰，我都叫他餓死。』

諸君！我這說話，必有人議論說這話太過分，人有幾等？官有幾品？人人都要做工，還成什麼世界？請聽我細細講個明白。做工的意見，不一定是挑土，拉車，打鐵，凡是一動於人生有益的，皆是做工。打鐵的人是做工，在鐵公司管帳的也是做工，替公司編章程的也是做工，行政部的官吏，奉公守法，與利除弊，都是做工。大總統總理，不過是兩個做工的頭目，總長督

軍，做一部分的工，太太有太太的工，小姐有小姐的工，學校的教習，教室的收師，那都是些工人。

我這一說，諸君又要疑心做工的範圍如是其寬，現在人人早已在做工，何必要我多說廢話？

我不得已再細細講那做工的人。領乾薪水的顧問，諸議北京城內，爲不少，他實在不算做工，他硬要我對不起，輕輕的罵一句，他們不是吃飯，強盜麼？有一部分做議員的，他認字，眼是有眼，有一時的權勢，幾千幾萬的吳錢，買得個頭銜坐在議席上，或是發，或是打盹，人家說他，他也不懂人家要他起立，他左一看右一看，立一會，縮一會，他何嘗做工？他不是強盜，衙門裡當差使的先生們，照例畫一個到，仗看自己已有靠山，公事也不辦，責任也不担，一條心只想搗鬼弄幾，個黑心錢，養小老婆，他何嘗做工？他不是強盜，五十歲未滿的老太太，二十歲以上的，大少爺，眼巴巴望兒子賺錢，老子發財，終日不做正經事，盡方法，冤花冤消，這又是一班強盜，打牌賭錢的賭徒，搬弄是非的政客，游手好閑的世家子弟，耗盡精神所做的事，於己有益，於人有害，也是一班強盜，不爭氣的女子們，因己自所做的罪孽，或墮落在娼妓之中，或甘居於婢妾之列，飽食暖衣，心還不足，想盡奇方，搗盡鬼格，千千萬萬的人，做一輩子的苦工，只供他一笑之資，這也是一種的強盜。

數來數去，我也數不盡。說一句總括的話罷，凡是每天做一點於人間有益事情的人，都可算做工的人，都可算該吃飯的人。凡是在打牌，賭酒，治游鬼，想用詭計，發橫財的人，我不管他是總統也好，總理也好，老部也好，太太也好，我都輕輕的罵他一聲，他是個強盜。我親愛的國人呵，我親愛的同胞呵，有工大家做罷，大家做一點工，讓統計家，人類全體個個做工，每人每日只做兩小時，世界上的衣服穿不盡了，飯便吃不完了，何必照現在的樣子，你吃我的肉，我吸你的血呢？

『有飯大家吃』這句話說的人很多。前年黎元洪先生說過一遍，許多人聽了，稱頌他老先生畢竟不錯，不愧稱爲善人。

說到這裡，我發起愁來。我國家的大總統總理總長督軍以及諸位偉人先生，若一朝明白，都說有飯大家吃，你也可憐我，我也可憐你，好事誠然是好事，只是你一口，我一口，吃光了豈不個個都要餓死？諸君！『有飯大家吃』本來是句好話，但是只曉得這一句，還不能解決我們人生的問題。解決我們人生的問題，有一句最要緊的話，便是『有工大家做』，再補上兩句便是：

『有工大家做，做了工的人請來吃飯。不做工而硬要吃飯的人，我不管他是誰，我都叫他餓死。』

『有飯大家吃』這句話說的人很多。前年黎元洪先生說過一遍，許多人聽了，稱頌他老先生畢竟不錯，不愧稱爲善人。

說到這裡，我發起愁來。我國家的大總統總理總長督軍以及諸位偉人先生，若一朝明白，都說有飯大家吃，你也可憐我，我也可憐你，好事誠然是好事，只是你一口，我一口，吃光了豈不個個都要餓死？諸君！『有飯大家吃』本來是句好話，但是只曉得這一句，還不能解決我們人生的問題。解決我們人生的問題，有一句最要緊的話，便是『有工大家做』，再補上兩句便是：

『有工大家做，做了工的人請來吃飯。不做工而硬要吃飯的人，我不管他是誰，我都叫他餓死。』

諸君！我這說話，必有人議論說這話太過分，人有幾等？官有幾品？人人都要做工，還成什麼世界？請聽我細細講個明白。做工的意見，不一定是挑土，拉車，打鐵，凡是一動於人生有益的，皆是做工。打鐵的人是做工，在鐵公司管帳的也是做工，替公司編章程的也是做工，行政部的官吏，奉公守法，與利除弊，都是做工。大總統總理，不過是兩個做工的頭目，總長督

軍，做一部分的工，太太有太太的工，小姐有小姐的工，學校的教習，教室的收師，那都是些工人。

我這一說，諸君又要疑心做工的範圍如是其寬，現在人人早已在做工，何必要我多說廢話？

我不得已再細細講那做工的人。領乾薪水的顧問，諸議北京城內，爲不少，他實在不算做工，他硬要我對不起，輕輕的罵一句，他們不是吃飯，強盜麼？有一部分做議員的，他認字，眼是有眼，有一時的權勢，幾千幾萬的吳錢，買得個頭銜坐在議席上，或是發，或是打盹，人家說他，他也不懂人家要他起立，他左一看右一看，立一會，縮一會，他何嘗做工？他不是強盜，衙門裡當差使的先生們，照例畫一個到，仗看自己已有靠山，公事也不辦，責任也不担，一條心只想搗鬼弄幾，個黑心錢，養小老婆，他何嘗做工？他不是強盜，五十歲未滿的老太太，二十歲以上的，大少爺，眼巴巴望兒子賺錢，老子發財，終日不做正經事，盡方法，冤花冤消，這又是一班強盜，打牌賭錢的賭徒，搬弄是非的政客，游手好閑的世家子弟，耗盡精神所做的事，於己有益，於人有害，也是一班強盜，不爭氣的女子們，因己自所做的罪孽，或墮落在娼妓之中，或甘居於婢妾之列，飽食暖衣，心還不足，想盡奇方，搗盡鬼格，千千萬萬的人，做一輩子的苦工，只供他一笑之資，這也是一種的強盜。

數來數去，我也數不盡。說一句總括的話罷，凡是每天做一點於人間有益事情的人，都可算做工的人，都可算該吃飯的人。凡是在打牌，賭酒，治游鬼，想用詭計，發橫財的人，我不管他是總統也好，總理也好，老部也好，太太也好，我都輕輕的罵他一聲，他是個強盜。我親愛的國人呵，我親愛的同胞呵，有工大家做罷，大家做一點工，讓統計家，人類全體個個做工，每人每日只做兩小時，世界上的衣服穿不盡了，飯便吃不完了，何必照現在的樣子，你吃我的肉，我吸你的血呢？

『有飯大家吃』這句話說的人很多。前年黎元洪先生說過一遍，許多人聽了，稱頌他老先生畢竟不錯，不愧稱爲善人。

說到這裡，我發起愁來。我國家的大總統總理總長督軍以及諸位偉人先生，若一朝明白，都說有飯大家吃，你也可憐我，我也可憐你，好事誠然是好事，只是你一口，我一口，吃光了豈不個個都要餓死？諸君！『有飯大家吃』本來是句好話，但是只曉得這一句，還不能解決我們人生的問題。解決我們人生的問題，有一句最要緊的話，便是『有工大家做』，再補上兩句便是：

『有工大家做，做了工的人請來吃飯。不做工而硬要吃飯的人，我不管他是誰，我都叫他餓死。』

諸君！我這說話，必有人議論說這話太過分，人有幾等？官有幾品？人人都要做工，還成什麼世界？請聽我細細講個明白。做工的意見，不一定是挑土，拉車，打鐵，凡是一動於人生有益的，皆是做工。打鐵的人是做工，在鐵公司管帳的也是做工，替公司編章程的也是做工，行政部的官吏，奉公守法，與利除弊，都是做工。大總統總理，不過是兩個做工的頭目，總長督

軍，做一部分的工，太太有太太的工，小姐有小姐的工，學校的教習，教室的收師，那都是些工人。

我這一說，諸君又要疑心做工的範圍如是其寬，現在人人早已在做工，何必要我多說廢話？

爾遜總統說：『歐戰將繼續統統的說，當然沒有人種的偏見。這和平和會議我們東洋各國列席的委員應該聯合一氣，首先提出『人類平等』一語，不得歧視。』的意見，當作東洋各國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過，他種歐美各國對亞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種不平等的條約，便自然從根消滅了。較之取消限制移民取消領事裁判權，改正協約關稅等枝節節的提議，大方的多，扼要的多了。此案若是不能通過，要永久的和平，豈不是做夢嗎？天下事不平則鳴，恐怕大戰爭又在眼前。

對內的覺悟和改革，是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用兵力侵略土地，鎮壓人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雖然不說大同主義，不說強兵主義，照德國戰敗的情形看起來，就算將來戰爭仍不能免，也不是軍國主義軍閥執政的國家能得最終勝利了。因為軍國主義的國家，人民出血汗，担負的賦稅大部分用在海陸軍一班在職的軍人，不能做工生產，海陸軍年年擴充起來，豈不要弄得民窮財盡嗎？尤那班軍閥無論如何賣良有功，他那種武斷政治，總是別種階級人民自由發展的障礙，終久要惹起社會的不平。這不就是德國戰敗的原因嗎？至於那毫無知識，毫無功績專門干預政治，破壞國法馬賊式的軍閥，那弊病更是不消說的了。二國的教育實業，倘能充分發達，就是勝利的根本，并不在乎要有多數常備兵。（美國就是榜樣，因為國民有了教育，海陸軍人可以隨時徵集的，戰時最要緊的是軍器和糧餉，這兩種非有多數的科學家和實業家如何辦得了呢？那一種是軍人自家的本領呢？所以有人說現代的戰爭不是軍人戰爭，價值是科學和經濟的戰爭，照此看來，戰時還不能單倚仗着軍人，平時為什麼要養着這班無用而且害

人的軍人，好叫那班軍閥們耀武揚威的拿勢力來欺壓平民呢？現時東洋各國的當局，像中國的徐總統，像日本的原內閣，都從文官出身，總算是東洋和平的幾分開。也就是東洋各國國民的眞正親善種子。大家要知道，東洋永久的和平，必須以國民的親善爲基礎。因爲國民的親善，才真親善，有真親善才有真和平。單單軍閥的親善，不但是假親善，而且是破壞和平的種子。此時要預防的，正是他們軍閥在那裡秘密親善，來幹些鬼鬼祟祟的勾當。只要有一方面軍閥出頭，推翻文治主義的當局，那時國民的親善，東洋的和平，盡成畫餅了。

▲問救世軍 (赤)

走在大街上，時常遇見些打着救世軍旗的男女敲鑼打鼓，叨叨吟吟，開口一個上帝，閉口一個上帝，不是他能救世，就是人當信他，但是上帝到底是個什麼東西？他住在那裏？他是個什麼長像？說不出他在那裏，說不出他的樣子，還帶着人去信他嗎？還說他能救世嗎？不能指出一個東西的所在，可說他能救世，人當信他，不是造謠，也是惑衆，不是欺人，也是蠢世。

若說世界裏人眼看不見，可是相信的東西多着哩，須知這種東西，吾們雖看不見，他的身體，但也曉得他在的事情，所以才可信他。上帝他作過什麼事？因循偷懶，抽馬鞭，罵狗，拍馬，吹牛，愛錢，怕死，貪臟受賄，姦淫，掠殺，殺人放火，鬼臉不幹人事，是他作的事嗎？世界上能作這種事的多得很，也不缺他一個，值得信從，應該崇拜。他若不作這種事，還有什麼事是他作的？世界上也還有什麼別樣事？既是有不看他身體，又找不着他作的事，你們救世軍可以憑空橫造一個什麼上帝，上帝說他能救世嗎？什麼是他救世？這個名子更是不公，軍隊也會救世的。

誰曾看見過軍隊救世？歐洲若沒有軍隊，怎麼會接連不斷的殺了四百年？把小比利時幾個在文明史上有名的大城燒得片瓦無存？中國若沒有軍隊，也不會招待湖南獨狗不安，百里絕人煙，軍隊也是可以救世的嗎？你們說救世，可是作出使人精神不穩帖的派頭，你們去救去罷！

就說救世，也是不實。什麼是世界？世界也是別人可以救得的世界，沒有罪惡，不用說，就有罪惡，也願自己想法子，自己救自己，別人是無用的。自己不想救自己，別人就有拔山倒海的力量，有什麼相干？你們救世軍，開口閉口說救世，你那知道你們自己都沒救好。現在的世界，是一天壞似一天，你欺我，我欺你，彼此相見的越來越少了。不用說沒有上帝，就有上帝，能把這個世界怎樣？也會怎樣，他過你們這些打着救世軍旗子的，男男女女，敲鑼打鼓，招搖過市，到底是爲甚麼？到底是爲那個？

文藝時評

▲演劇劇評 (一念差)

這齣戲是天津南開學校新劇團編的，民國五年該校週年紀念日，即演這齣戲。北京文明園所演的一念差，就是改寫南開學校的原本，加入許多皮黃梆子腔調，在內情節雖同，而編劇人原來的意思，已經失去許多了。

這齣戲所演的是宣統二三年間，廣東官場裏中誠的事業中誠是個好人，祇因爲爲了許多錢到北京去運動粵海關監督的缺，剛要到手，又被那走王府門路的李正齋搶去了。於是設計誣告李正齋私通革命黨，李被拿下獄，葉纔得這個差事。誣告私通黨人的事

葉是不肯作的，祇因庸榮心所迫，因爲沒錢用，苦又受幕友王守義的蠱惑，纔勉強幹了，這就是所以叫做『一念差』的理由。

這齣戲就是寫實主義中的問題主義的戲，主要的目的有五：(一)寫幕僚的弊病，(二)寫買缺賣缺的弊病，(三)寫官場裏榮心的弊病，(四)寫官場裏黑暗，指斥即奸指盜即盜的真相，(五)寫官場裏，因錢變志，真相。

這齣戲的緊要關頭，就是要寫出葉中誠到底是個有良心的人，未做官以前，他本是個善良的人。所以王守義說：『你不是辦這個事情的人。』既作官以後，雖然一時轉念，到底肯想扶養李正齋的家眷，到自殺的時候，口裏還說：『吾現在實在知道甚麼叫做良心。』可見他的良心尚在，所以做出陷害李正齋的事，實實在在是幕友蠱惑的是虛榮心刺激的是用度奢侈逼迫的，因買缺花錢太多，所以不能不設計求缺。因官場黑暗，已成習見不鮮的事，所以竟敢陷好人。所以人家看這齣戲，腦筋中必然想到如何打破官僚制度，如何那清買缺賣缺的弊病，如何打破虛榮心，如何免除官場的黑暗，如何禁止官場的奢華，看完了就將以上各種環境，拿來當作問題去研究，他所以可叫他爲問題主義的戲，如舊戲中『四進士』一戲，相同，四進士本質是好人，一爲母子兄妹之情所迫，一爲老師所連累，一爲詩酒所誤，所以弄成『貪贓賣法』的罪名。看這齣戲的，應該想到家庭制度，師弟制度和那名士風流，皆是用不得的了。問題主義的戲，就是這一類的。

沒有甚麼大用處的。二、念差，的作着原意，不是叫人不要作官，是叫人作官不要有一念差，是叫人去打倒那些幕僚制度，心實，實事，設計書人的種種壞處。文明國改寫這戲的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加入許多不要作官的評語，把原戲的含蓄處和盤托出，下定了死死的註腳，這就是文明國改劇的人，不明白戲劇神妙處的第一個大毛病。

再文明國的新劇，除這個毛病外，還有三個毛病：(一)是拿劇本去將就角色。因張小仙張開會唱梆子，就加入一段梆子腔。因薛靈芝是該國主要角色，所扮的李正齋之妻薛氏並不是這劇中主要人物，所以又加許多不要作官的訓戒詞，叫他在戲台上背誦。(二)不明白戲劇上經濟的手段。這戲原本僅有五幕，文明國竟加至十餘幕之多。(凡在幕外所演者皆為原本所無，因瑣碎事加多精彩處反被掩蓋。既費時間又浪費着戲人的心思，這是不明白經濟手段的原故。(三)是以營業為事，不以改良社會為事，所以專於迎合社會薄弱心理，加入歌唱引子，報名台步等種種舊戲的架子。就是一篇新新的戲劇，也被他七零八碎的弄壞了。所以我常常說，不明白戲劇原理的人，是不能編戲的，不明白劇本原意的人，也是不能演戲的。

隨感錄

大紅頂子，紅纓帽。清室雖然退了位，每月初一，十五，滿街都是出入滿宮戴大紅頂子，主人戴紅纓帽子的奴僕。提起俄國皇室的悲慘，我狠替清室和這班戴大紅頂子的紅纓帽子的們憂。(復眼)

土匪。有人問我道：「土匪」兩個字，到底是怎樣的講法，到底甚麼樣的人，纔叫做「土匪」？我答道：不管他姓甚麼，叫甚麼，帶着甚麼帽子，穿甚麼衣服，家住在

甚麼屋子裏頭，更不管他用甚麼名義，甚麼方法，只要是違背國法用暴力去謀奪他人的自由，攫奪他人的財產，殺害他人的生命，這就叫做「土匪」。(一針)

俄國皇族。有人問：我道俄國的皇帝既已退位，把政權讓給全國的國民了，何以俄國的國民還要挾俄皇及其家族一齊槍斃呢？(一)以我答道：我看來大約是(二)洗清他國民頭腦裏的帝王觀念，防免將來有復辟的禍亂。(一針)

上他的話，使人知道是甚麼人說的話，他做的事，使他知道是甚麼人做的事。這種人，還從原諒他，看他，因為他還不失為一個直率爽快的人，或者還有回頭做尋常人的日子。惟有一種壞人，他壞到人格已不成問題的地步了，他却開口也是道德，下筆也是道德，更常常大聲疾呼的要做他人的模範，不管人肉不肉，他認定這種人的邪惡，中於人類社會其危險比鼠疫還厲害，害千萬萬倍。(一針)

威信！統一！甲講威信，乙自由，到統一，乙自由，自由，但威信，喧天，搖旗，喧嘩，上臺的人，就是乙你看這笑話，話不笑話。(一針)

狗爭食。歐洲戰爭的第二年，生在英國的一個大數學家，哲學家羅素先生，Hon Bertrand Russell，就說過打仗的兩邊，好像兩個因為不喜彼此的氣味，咬架的狗。吾前幾天又遇見一個人，也說道：中國內國同狗，爭食一樣，現在經人一看，就來看尾巴，尾巴不寧，不敢再張牙裂嘴的咬架了。這個話的意思是真，羅素先生的話差不多的。不過羅素把別的國也當了狗，這個人還把別的國比作人罷了。(赤)

打仗的。以前甘心情願打仗的是少年，現在甘心情願打仗的是老頭子，這是為了甚麼緣故？還是人心大呢。

變遷是大人人心呢？(赤)

異哉，路現問題。鐵路電話都是政府的營業，中交票都是政府發出的，紙幣現在京奉火車票現，電話也要搭現，奉天人和北京商會商會，抗議，交通部是徵之不理，難道鐵路電話不是政府辦的嗎？難道中交票不是政府發的嗎？為什麼自己發的紙票，自己不用呢？堂堂政府的交通部，這樣不說理，還在那裏說什麼道德，說什麼法律，說什麼養民哩！算了，簡直打起臉來就得了。(復眼)

野心。本月十六日，威爾遜總統在巴黎聯事廳宣言云：『美國加入歐戰之時，非獨因為中歐帝國之宗旨不合，適受各國愛慕自由公理者所抵抗，但因其圖謀破壞法律之野心已見於實行，激動吾人之心。』前幾天，馮國璋總統也說：『于意和平之進行，當力圖永久之和平，而勿為目前敷衍之計。根本解決則在打消各方軍。』此語擴充個人勢力之野心，但使今日具有武力之人，能發生一種覺悟，知武力之不可恃，法律之不可違，民意之不可抹殺，勿憑藉地位以逞私見而動輒發難，則國家從此可以安定。這兩位總統的名言，我都佩服得很，可見得一國中有了擴充個人勢力破壞法律的野心家，不但國內人民要反對他，就是外國人也要與他同罪哩。(復眼)

倒軍。日本東京報載，約戰勝的時候，慶應大學學生五千人，開提燈大會，懸一面大旗，上面寫了倒軍，倒三個大字。游行時經過的衙署都招待他們，惟有參謀部合陸軍部不理。我們天津的慶應會，南開學校的學生却奇想天開，做一個『國魂丹』，兩位學生裝扮關羽飛坐在船內，游行時，市一個是反對武人政治。

新文藝

他們的兒子

讀

瓦倫·威爾遜到市上去了，但是在一刻鐘之內——十分鐘——或者五分鐘之內——一定得把這些可怕的事情告訴他——他的媽生子的死耗。

這也是命註定的，叫他「女」一個人在家裏受這驚，要是兩個人在一起，碰着這種驚信還容易抵抗些。他「女」自己受過的驚慌，現在不免使這老人又傷要心一番。

他「女」好像發了狂一樣，還在屋子裏繞圈兒，想怎樣一個進行的方法才好。假使一驚也不預備，一五一十把實情都告訴他——不是說他死於地嗎？他幾為了血壓的病，病了三個星期，并且醫生警戒他：『說』

『最要緊得留心，他不叫他受一點驚嚇。倘使再發起來，可是要更重了。』

這件事須得他自己猜度出來才好。但是用個什麼法子才可以叫他猜出來呢？只有叫方纔來的那個女子去辦——狠溫順的，狠慎重的，也有一般人知道事情怎麼個處處的遇見了思難，只說最緊要的部分就是了。但是他「女」是一個鄉下老婦人——也沒有一個人去教導他怎麼個辦法。

他「女」極力的把精神抖擻起來。

『有了我可以說他受傷了。以後便一點一點的——到明天——發天——再一天一天的換過法——到他身體好了，可以受得起這苦痛的時候，再說。』

瓦倫進來的時候，他「女」好容易把他可憐的方法計算出來了。

瓦倫是個身材很高挺挺直的老人。在他青銅色臉上蓋了一片雪白的八字鬚。

他「女」看他的神色，便知道他上市去這一輪不很滿意。大概沒有買到肥料或者爲了乾草的價錢太貴。

「爸爸你累了罷，」他「女」極力壓制他「女」嚴厲的聲音，這樣利落的太陽底下不應該出去這樣久。

他狼狽疲倦的樣子走到椅子邊，摘下了帽子，放下了杖，回答說：

「並不是太陽的熱，倒是人多的原故。那裏人太多了。」

法浪沙咳嗽了一聲，想尋句話來說，無奈話都躲避他。

他坐在煙筒邊的角兒上的桃桃木的椅子裡，便是安脫阿常坐的地方。他裝滿了煙斗，兩只眼直望着地板，上兩條眉毛深深的皺成了一條溝，法浪沙對着這副不痛快的臉看了，連一個字也不敢提起了。

每回這父親有這種臉色便是他心裏不痛快。

他「女」正在那裏裏裏裏，瓦倫的掉頭來，睜着眼睛了。

他「女」神氣之間要說話似的，但是他只不作聲，手向額上撫摸，把煙斗緊緊的夾在牙縫裏，燃着了火。

還是法浪沙忍不住說了話。他「女」的喉嚨裡好像塞住了。他「女」想把話引到他戰事上去，「到最近的新聞，等他們講到這個題目上，他女便可以吐出一點真相來，最小的一點點。」

他「女」看這難堪，他「女」的心越跳越軟，覺得他「女」看這難堪，他「女」的心越跳越軟，覺得他

「女」自己要過去似的。

「你在市上撞見了認識的人沒有？」

「市上呵，有的。我和洛利講了話。洛利你不知道他嗎？他有個表弟從前——現在——是和安脫阿同在第一百六十四聯隊裏的。」

他忽然裝出這種怪樣來。

「他對你說什麼話？」他「女」問的聲氣很響，舉起痛的，幾乎叫他聽不出來。

他女只怕有些事情不能解釋的，但是，他「女」覺得那些事可以從他「女」丈夫的眼睛裏看出來的。他「女」走到旁邊的梯上，拿了一塊布巾來擦一個台子角。

這時候，他「女」便振作精神說話了，不讓瓦倫有回答他「女」的工夫。

「唔，我有段消息。」

是的，安脫阿的消息。不要害怕，好像似受了傷——一點兒傷。」

「唔，」

「不錯的受傷了。他們給我的信裏是這樣的。」

「誰？」

瓦倫的青銅色的臉上稍稍的變白了。

「他的八字鬚，兩眼直望着他的妻子，神氣之間並不是不信他「女」的話，不過悲傷——啊，萬分的悲傷。」

「起先我告訴你我看見，洛利你還不明白嗎？他——他見我也提起我們的安脫阿。」

他「女」覺得漸漸白受不住了，在那裏咬嘴唇。

他女現在知道橫在他女腦筋裏的一個疑團再沒有假的了。

瓦倫抓住了他女的手，期期說不出話的樣子。

「我可怜的，法浪沙我們的安脫阿。」

「洛利告訴我的。」

「我是市長事務所派來的女子來說的。」

「我還想你不知道的，所以想把這事慢慢的告訴你。」

「我也不敢給你知道。」

他們兩個人緊緊的抱住了，有好半天的工夫都沒有做聲。後來這母親說：

「已經完了。他遠遠的離了我們死了——只有一個人——在戰場上。」

瓦倫自言自語道：

「變得很乾淨白。」

難道是「大老」愛銀子的精誠，感動「老天」把世界變成這樣顏色？

還是「老天」不忍地獄沉沉，也教他有片時改革，

應說暢觀中，陶然亭下，

有人帶酒披裘，靜心賞雪。

那知道地安門前，皇城根底，

却有人披著單衣，按着肚皮，

打着了了，不得！」

「唔，」

「唔，」

「唔，」

「唔，」

「唔，」

北京大學之「新潮」

「雪」 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志希)

往日獨登樓，

但見慘淡寒煙，滿城皆黑。

如何隔夜推窗，

美國雜誌第一期

廣言

民國初年以來，時是人物，的嘴裏往往說出美術兩個字，但只是說的少，實做的卻少。直到現在，連小說雜誌上的插畫家，還極難得。何況說是能夠創作的大手筆，所以翻印點舊畫，有如敗家子弟，偶然有幾張破銅鑄裂的人，都算美術界人物了。

這一年兩期的「美術」雜誌第一期，便當這寂寞胡塗時光，在上海圖畫美術學校中產出，內分插畫、美術、雕刻、雜想、五門，並附增刊的同學錄、學術雜想、湖多說理法，關於繪畫的約居五分之四。其中雖偶有令人吃驚的話，如中國畫久臻神化，實與歐人以不能學及西洋畫無別可言之類，但開創之初，自然不能使眾觀。就大體看，總是有益的事居多，其難記過也可以看出主持者如何熱心經營，以及推廣的勞苦的痕跡。

這麼大的中國，這麼多的人民，又在這個時候，卻只看見這一點美術的萌芽，真可謂寂寥之至了。但開美花的不必定是塊根，我希望從此能夠引出許多創造的天才，結得滿好的果實。

本社全人鞠躬

每週評論

The Weekly Review

號三

北平路馬市大街
米市胡同七十九號
每週酬謝三枚外埠
大洋二分五厘
在內

國外大事述評

▲俄羅斯之混沌狀態

俄羅斯自從帝俄推翻以後，已成了四分五裂的狀態，過激派只限於局部的行動，不能聯結成統一的政治，那反對過激派的也是只能在一定區域內組織政府，不能擴張範圍，況且那反對者之內也是意見不齊，相互猜忌，關於俄羅斯本部的電報近日寥寥，惟西伯利亞一帶的消息尚時時從海參威哈爾濱傳來，只就西伯利亞看來，就有四五個重要人物都反對過激派，但是互相爭奪權柄，直到最近衆人纔公認谷都克 Koltak 海軍大將爲總領袖，政府設在奧姆斯克 Omsk 城，奧姆斯克是在西伯利亞鐵路經過地並且是東西兩端（海參威及俄京）之中，假使各方面都摒除意見擁護，這同一的政府，俄國內部的秩序或者可以從速恢復，這也是可賀的事。

一部分的俄人盛倡請協商國聯軍撲滅過激派的議論，謂現在俄國自己沒有實力，抵制過激派的專橫，倘然任過激派的恣肆，民人又遭殃，所以只有請外人來協助的法國巴黎的報紙都反對這個辦法，各國政府也不肯出兵，大約這個主張不能實現了，俄國應該有什麼樣政府，過激派的或非過激派的，是俄國人自己的事，外人不能干涉，去年英美聯軍入西伯利亞

▲柏林之騷動

德國選舉雖然定在十九日，但是過激一派還想推翻現今的政府，水兵和許多的市民也加入這一派，在街上開始可攻擊，占據了市中許多要所，愛伯特被拘禁，一時失去自由，後由柏林附近派次丹 Pold 來調來衛隊反攻過激派，把前德皇的皇宮護衛隊處過激派的一領袖，雷德布 Tiedemann 演說謂此種攻擊是互相殘殺，應該組織委員會協商調和，後來派出委員會水兵盡歸降現政府，柏林又歸平靜了。

▲德意志之新憲法

柏林近來討論新憲法，內務總長及澳大利公使也列席將來以大總統爲行政長，權柄在英王與美總統之間，總統組織內閣須依憲法，國家會議係代表共和聯邦，聯邦之數約十四五，等於美之元老院，總統內閣但不能干涉各邦內政，憲法詳細不待而知，只看

多忙之威爾遜總統

威爾遜總統到巴黎後，每天演說，每段演說都有精湛之語，答謝法總統答謝蘇爾斯大學告合衆國軍士都是極好的，這次到倫敦，人民歡迎者二百餘萬人異常踴躍，他的演說也益加多，益覺忙碌，由我想最好的還是答謝倫敦市民那一篇，可喜的指點，是威爾遜總統已與英國當局會晤，討論和平和意見，並發有大出入，美總統這次到歐洲的目的就是要實行國際聯盟的計畫，保障他那十四條，他所答倫敦市長的詞內說得極清晰的。

國內大事述評

▲北京政府對於和平會議的方針

朱啟鈐等將離京之先，北政府的全體閣員，設宴爲他們送行，錢能訓代表團員演說政府的方針，大致分爲四項：

- (一) 一致對外，發展國力，以盡我國對於世界的義務。
 - (二) 法律的問題，當以多數的輿論爲基礎，以國家爲前提。
 - (三) 妥善籌經費救濟被兵破壞的地方。
 - (四) 應世界的趨勢，實行平民政治。
- 這幾句話在政府嘴頭上說得狠好聽，且看他實行的方法如何。

和平會議的仲裁機關

各代表團要出京的時候，北京名流如蔡子民熊希齡等想發起一個國民大會，召集在野負有重望的名流，合在一塊，一方面監督和平會議，一方面喚起國民注意政治的問題，和平會議中有和持不下的問題，即由國民大會解決，這是很好的運動，在共和國早已經當有的，不過有先決的問題，萬不可不注意，先決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這次和平會議所議決的事件，將認爲南北兩政府當局的權利私約乎？抑認爲法律且承認其效力，當在憲法以上乎？如屬於前者，我敢說這次和平會議是土匪分贓的行爲，若屬於後者，則南北政府所指定的代表皆不能當這種重大的責任，然而兩方代表既已派了，吾意特環的機會當在這個國民大會，且當更進一步，凡這次和平會議議決的事件，皆當由國民大會通過，纔能生效，僅作仲裁亦不過敷衍了事而已，至於國民大會組織法是萬萬不可不加意研究的。

北方代表口中和平意見

頃有友人在津會到北方代表，談到這次和平會議的具體辦法，據一位代表說，這次關於和平的具體辦法，事前不能盡行宣布，然可言其大概如左：

- (一) 國會的問題
新舊國會同時停議，從前的國會組織法召集新國會。
- (二) 各省的權力問題
以維持各省原狀爲主，至國際則或可許讓法軍獨保有已經佔領的地點。
- (三) 總統的問題
大總統由依法召集的新國會選舉，但必需加修憲，副總統則由議會自由選舉，和平會議不得議定範圍。
- (四) 武人的問題
勵行軍民分治，保留軍制，至於財政，各省軍隊，皆須減我其十分之四。
- (五) 憲法問題

如南方堅維持通過二商會憲法亦可讓步，但將來關於省制、孔教、及解散權的各項問題，必由和平會議解決範圍。

以上各項是代表中個人的意見，亦是片面的意見。然即是這五個問題，果如這位代表口中的話，則仍是關於當局之權利問題，多關於國家的根本問題也。

社 論

▲新紀元

新紀元來，新紀元來，人生最有興味的事情，就是逐漸迎新，因為人類最高的欲求，是在時時創造新生活。

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紀元，現在的時代又是人類生活中的新紀元，所以我們要歡欣慶祝。

我們今日歡祝這新紀元，不是像那小兒女們喜歡過年，喜歡那紅光無窮，爆竹聲聲，魚肉照臨，

餐餐豐盛，那樣陳腐因循的生活，就過了百千萬萬年，也是毫無意義，毫無趣味，毫無祝賀的價值。

人類的生活，必須時時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擴張奮鬥，流轉無窮，把那陳腐的組織，腐爛的機能一一的掃蕩摧殘，別開一種新局面，這樣進行的發展，才能配稱新紀元。

這樣的新紀元，才有祝賀的價值，一個人的生，包含無數的新紀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

人類全體的歷史，聯結無數的新紀元，才算能算這人類偉大的使命。

一九一四年以來世界大戰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奧革命的血，好比作一

場大洪水，諸阿以後幾次的洪水——洗來洗去，洗出一個新紀元來。這個新紀元帶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彷彿隔幾世紀一樣。

看呵，從前講天演進化的都說，是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你們應該犧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們優越的地位，你們應該當強者去食人，不要當弱者當人家的肉。從今以後都曉得這話大錯，知道生物的進化，不是靠着競爭，乃是靠着互助。人類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應該互相友愛，不該仗着實力互相殘殺。

從前研究解決人口問題的，都是說馬爾查士說，人口的增加是幾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術的，人日的增加沒有限制，地球的面積只有這一定的大小，若不能自節生殖不是釀成疾病，就是惹起戰爭。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所以強大的國家都要靠着兵力，擴張領土，自尊的民族也多數執着人種的偏見，限制異種的工人入境。種種不公平背人道的時候，都起於這個學說。從今以後，大家都曉得生產制度如能改良，國家界線如能打破，人類都得一機會同去工作，那些種種的悲情窮困疾病爭奪，自然都可以消滅。人類的衣食，沒有少數強盜的侵奪，自然也可以足用了。

從前的戰爭靠着單純武力，所以皇家貴族軍閥地主資本家，可以拿他們的不正勢力，驅使幾個好身手的武士，作他們的爪牙，造出一個特別階級，壓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沒法子可以制裁他們，祇有受他們的蹂躪。從今以後因為現代的戰爭要靠工業知識所以那些皇家貴族等，一旦爭鬥起來，非仰賴勞工階級不可，從前欺凌他們辱罵他們，現在都來賠媚他們，奉去他們的工具，把武器

器授與他們，他們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頭來擁護勞工的權利，攻擊他們的公敵。勞工階級有了自衛的方法，那些少數掠奪的工剩餘的強盜，都該匿迹銷聲了。從前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之下，一國若想像充他那一國中資本階級的勢力，都仗着戰爭把國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個經濟組織，拿他一國的資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從今以後，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總同盟罷工，就是他們的武器。從前尚有幾個皇帝軍閥，殘存在世界上，偷着作個鬼皇的事情，秘密外交是他們作鬼的契約，常備兵是他們作鬼的保障，他們總是戴着一副鬼臉，你猜我忌的弱謀怎麼吞併虐待那些小的民族。雖然也曾組織過什麼和平會議，什麼仲裁裁判，但在那裏邊，仍舊去規定些殺人滅國的事情。從今以後，人心漸漸覺醒，歐洲幾個先覺，在那裏大聲疾呼，要求人民的和平，不要皇帝，不要常備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決，要歐洲聯邦，做世界聯邦的基礎。美國威總統，也主張國際大同盟。這都是差人意的消息。這些消息都是這新紀元的曙光，在這曙光中，多少個性定規矩，人生的悲慘，人類的罪惡，都可像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滅漸淨。多少歷史遺留的偶像，如那皇帝軍閥貴族資本主義，軍國主義，也都像枯葉經了秋風一樣，飄落在地。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這黑暗中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彷彿分得那曙光的一綫，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綫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新朝實錄北京大學發刊雜誌之一種以介紹西洋現代思潮此中今日止已有一百餘篇以上各篇均為作者所撰其內容之豐富與否之關係論雪夜瀟湘者哲學之精小學作文之教授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日中國之新聞界惡之原等篇其餘尚有出版界評及故書新評多種不及備載總發行所北京漢花園大學出版部每期三角外埠購者可以郵票代洋但加郵費三分

軍隊或者是廣西軍隊與雲南軍隊單留下自己的兵做國防軍這事辦得到的事嗎這不比廢棄第二想世界大皇帝還要辦嗎

但是這種糊塗的消息時常跑到我耳朵裏來不是某師某旅某處就是某師某旅某旅長派了什麼人他們以為本系的勢力只要有了國防軍四個師團邊防軍四大團把京師南北和京漢津浦北段緊要把住便可以繼續中國無人抵抗了

前月二十一日東方通信社的電報說道日本的貴族院豫算內示會時江木千之氏關於中國南北和平深信有改組各省政體改革軍制之必要特質問外相之所見如何內田外相曰江木君之所見在中國北方誠屬適當為根本問題至為必要予亦有同感惟中國政府現正準備改革各省督軍之軍隊編成「新國立軍隊」之計畫至改革時所需之經費等事希望依四國借款而解決之云云

照這電報看起來什麼新國立軍隊不就是現在新編的國防軍嗎外國大臣在國會裏說的語自然不是謊言我們政府裏既然有了這種糊塗大計畫并且因為這大計畫又要向外國借款我良心上實在忍不住要勸說幾句

我們國民已經聽了我們國民已經被兵遺踏夠了如今借款裁兵我還可以贊成借款招兵我們是不贊成的若是一面假藉裁兵的美名裁去散兵的軍隊一面借款編練自己一系的「新國立軍隊」像這種要鬧大亂子的計畫我們更是不贊成的了嗟呀中國和你們到底有多大的仇恨定要鬧得他不能退呢你們若是鬧極了恐怕連有國民空請外國來保護的那一天那時看你們的國防軍是如何防法防的是什麼我還有幾句話奉告四國銀行諸道

▲去兵後之「內亂外患問題」

(壽生)

大戰了結世界各國都往永久和平這條路上走去如何走到這條路上去呢就是「去兵」的法子若說到現在的中國更當把「去兵」當作第一着緊要的事中國國民的壞處和必要去兵的緣故別人已經說了很多鄙人不用再說了鄙人這篇文字所要說的只是答復一班人心中懷疑的一個問題「去兵之後如果有內亂外患我們有什麼辦法呢」鄙人一個具體的答復就是「去兵之後一定沒有內亂一定不怕外患而且中國免得內亂外患正是首先要去兵」這是什麼緣故呢且簡單說幾句與大家聽聽

先說去兵之後沒有內亂 這篇話分作三段說一說法律二說政治三說經濟 法律 天下的人最不理性的就是兵既然不講理還能談到遵守法律麼我們姑且不說張大師的土匪兵燒殺擄掠德國的強權兵燒殺擄掠待俘虜就是文明國的兵也有強暴的行為在不打仗的時候尚且因吃酒用膳子鬧出殺人放火的大罪案到了打仗的時候那就更加利害了總而言之「一當了兵便覺得比別人利害便變了不守法律的兇民如果去兵就是剷除

亂民種子天下就太平了

政治 政治家有了兵就同我們有衣服一樣時時刻刻要拿他出出風頭況且他還有爭名奪利的野心正好藉兵來達他的目的如果他沒有兵無論如何強橫也只好依大家的意見辦事了

經濟 中國窮到這地位還要出錢打這個打那個殺的戰爭近來一年多我們南北各省戰費損失共達有十萬萬諸君想想把這錢多的錢來辦教育要設多少學校把這錢多的錢來辦實業要開多少工廠學校多了我們國民的知識就加高了工場多了我們國民的生計就充足了知識高就不肯作非法的事生計充足就不必作非法的事那麼國內沒有非法的人民自亂從何處來呢

所以從法律政治經濟三方面看來可以決定去兵之後沒有內亂 再說外患 這一篇話也分作三段說一說公理二說均勢三說實力

公理 這次協約大勝大家都知道是公理戰勝強權將來的世界上弱國小國可以出頭了亡了的波蘭可以恢復了巴爾幹小民族可以自主了況且美國要組織一個世界大聯盟不准強大的國欺侮弱小的國中以後若不像義和拳那樣胡鬧便沒有什麼外患了

一樣的大戰與我們的切近鄰家一個併吞中國的好機會那麼自中國方面看來世界均勢並沒有打破不過減少一個德國罷了至於列強瓜分一層從前既然沒有實行中國自己若不胡鬧將來也未必實行就說列強要瓜分中國也不是兵力抵當得住的不如拿這養兵的錢做別的事

實力 再進一層說公理均勢都靠不住倘若有一國來吞併中國那時紙張中國教育發達實業振興我們也不怕他因為教育實業是國家的實力這種有實力的國家到了有事的時候要多少兵就有多少兵並且是最能戰鬥的兵因為教育發達的國家兵的品格必高實業振興的國家兵的器具必好教育發達國民必知這個個人國家世界種種關係自然肯替國家出力不是為軍餉來的況且現在戰爭所用的器具必受過科學教育的總能使用這些器具又且從實業界中造出來我們要知道這次歐美各國戰事若靠著政府兵工廠供給戰用品早已打得手無寸鐵了他們的戰用品都是從工廠裏造出來的這些工廠在和平時代製造日用品到了戰爭時代都變了兵工廠就是政府兵工廠製造的少數軍器也要在別工廠裏取給材料沒有鐵礦就不能造鎗砲沒有紡紗機就不能造無烟火藥沒有煉氣場就不能造高爆炸藥沒有肥皂場就不能造液體炸藥其餘的工場在戰爭時代與戰用品都有關係古人說兵於農在現在的世界要寓兵於工工業發達不能製造軍器還能同列強打戰麼這樣看來教育發達實業振興的國家什麼外患都